



法国思想家译丛

Le bal des célibataires

单身者舞会

〔法〕皮埃尔·布迪厄 著 姜志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法国思想家译丛

Le bal des célibataires

单身者舞会

〔法〕皮埃尔·布迪厄 著 姜志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单身者舞会;贝亚恩农村社会的危机/(法)布迪厄(Bourdieu, P.)著;姜志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1
(法国思想家译丛)
ISBN 978-7-5327-4621-7

I. 单... II. ①布... ②姜... III. 农村社会学-研究 IV. C91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20940号

Pierre Bourdieu

Le bal des célibataires

© Éditions du Seuil, mars 2002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5-625号

单身者舞会 [法]皮埃尔·布迪厄/著 姜志辉/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200001 易文网: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25 插页 2 字数 159,000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册

ISBN 978-7-5327-4621-7/C·031

定价:22.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T:021-65560609

译者序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 法国社会学家, 法兰西学院院士(1981年), 是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引人注目的一位思想家, 其著作和论文已经被译成二十多种语言, 他的不少著作也已经有中译本。《单身者舞会》是在2002年出版的一本小书, 汇集了布迪厄关于家乡贝亚恩(法国西南部的旧省名, 现在叫做大西洋岸比利牛斯省)农村的民族社会学研究文章, 这些文章曾经发表过, 他在去世之前重新加以整理并出版。

《单身者舞会》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单身和农民状况”是全书的主体, 属于社会学中典型的田野研究, 附有大量的数据和图表、访谈录, 甚至照片, 文字也比较浅近, 与布迪厄在作理论性描述时习惯使用的长句相去甚远。从1900年左右开始, 社会文明的进程造成法国农村的传统婚姻策略和两性关系解体以及农村人口外流, 作为农村社会危机的结果之一就是单身现象, 而单身现象的普遍化使家产的完整继承和家庭在社会等级中地位的维护成为不可能, 这就是布迪厄致力于描述和剖析的农村状况: 男人的单身是归因于单身者本人, 还是归

因于一个社会的危机？

也许，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中，至少在西欧国家，法国是在国民性方面惟一与中国最接近的一个国家，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大国，都长时间地处在中央集权政府的统治之下。因为我曾经在农村待过，所以在翻译过程中，我深深感到法国农民和中国农民之间的相似。例如，法国农民同样有重男轻女的意识，每一代人都必须不择手段地消除对家产分割的威胁，从家族姓氏及家族本身的延续和体力劳动的观点看，女孩都不是顶梁柱，因此，一个女孩的出生是不受欢迎的。谚语说：“当家里有一个女孩出生的时候，主梁就掉落了。”再比如，布迪厄谈到一个家庭的两个孩子和另一个家庭的两个孩子之间的婚姻。十分巧合的是，在我曾经插队的安徽农村，也有类似的换婚，彩礼的收进和支出在同一时间里抵消，因而不存在调头寸的问题。当然，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这样的换婚通常是在两个成分（现在，这个概念本身已经成为历史）不好的家庭之间进行的，因为在当时，其子女婚姻圈是十分有限的。如果在布迪厄看来，法国农民的身体习惯是用罗圈腿（也许是因为经常负重的缘故）走路，步子大而缓慢（而城里人都是快步子），不善言，对女人不殷勤，穿着过时的衣服，那么我们是否也能从中国农民身上看到同样的身体习惯？布迪厄的这本小书能引起我们的深思，因为他所描述的城市化和农村人口外流过程目前正在我国发生。

和第一部分相比，第二部分“生育策略体系中的婚姻策略”和第三部分“被禁止的再生产——经济领域的象征意义”属于理论性描述，我们在那里能看到布迪厄的一些基本概念：“习性”，“场域”，“资本”（有

形资本和象征资本,这里的有形资本相当于经济资本)。也许,读者会不太喜欢布迪厄式的长句,但这种句子本身表明了布迪厄的思维方式。我们也能领略布迪厄的打牌比喻:在农民家庭,一对夫妇生小孩,就好像是发牌,如果他们生了一个女孩,就等于拿到一张坏牌,为了能拿到好牌,他们可能要求继续发牌。如果他们拿到一张好牌,就会控制牌的张数。但是,拿在手上的一副牌的牌力不是绝对地取决于清一色的男孩或清一色的女孩,而是取决于性别比例的搭配,以及游戏规则,也就是某种纸牌游戏。孩子的结婚就是出牌。牌出得好,就能把其他家庭的财产拿过来,使自己的家产变大,牌出得不好,就会倾家荡产。

尽管我们在布迪厄关于农民状况和农民本身的描述中,看到一种近乎无情的淋漓文笔,但我们仍然感受到作者对其家乡人民的深切情感。也许,对于学者和思想家来说,这样的一种激情是不可或缺的。

题 铭

7
圣诞节的舞会在一个咖啡馆的后厅举行。在灯光明亮的舞场中央,十几对男女跟着流行音乐的节拍翩翩起舞。他们主要是“大学生”,或是听补习课的学生,或是附近城市的学院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市镇。也有一些军人,年轻的城里人,工人或职员,他们穿着牛仔裤和黑色皮茄克,或是没有戴帽子,或是戴一顶蒂罗尔帽子。在女性舞伴中,有一些年轻姑娘,她们来自偏远的乡村,但在穿着和举止方面,都无法与在波城(Pau)工作的莱斯基尔(Lesquire)的本地姑娘区分开来。一些十几岁的小姑娘也夹杂在她们中间,而年轻的小伙子则在成对舞伴之间相互追逐,挤来挤去。

在舞场的边上,站立着一群年纪较大的男子,他们默默地注视着:他们总共有三十来个,戴着贝雷帽,穿着深色的、款式过时的服装。他们很想进入舞场,于是,向前挪动步子,使留给跳舞者的空间变小了。他们都是单身者。而已经结婚的同龄男人不再去舞会。或者说,仅仅

在乡镇的重要节日,农业促进会,他们才跳舞;在那一天,所有人都来到“散步广场”,所有人都跳舞,甚至包括“老男人”,而参加跳舞的单身者却不多。在这些晚会上,人们不常见到单身者:乡镇的男男女女8 都到了,一些人是为了与朋友喝上一杯,另一些人是为了打听和猜测有可能撮合的婚姻,搬弄是非。

在像圣诞节和元旦舞会那样的舞会上,他们无从插足。这些舞会是“为年轻人”,也就是为还没有结婚的人准备的;时光已经流逝,他们是“找不到老婆的人”,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人们来到这些舞会上,就是为了跳舞;不过,他们却不跳舞。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他们不时地说几句玩笑话,或者跟着起哄。

一首进行曲开始了:一位年轻姑娘走向单身者的角落,邀请其中的一位单身者与她共舞。他有点勉强,既尴尬又兴奋。他跳了一圈,故意展示他的愚蠢和笨拙,有点像在农业促进会上老男人跳舞时所做的那样,向他的男同伴们瞥上一眼。舞曲结束后,他就坐下,不再跳舞。人们对我说:“那个人是 An.家的儿子(一个大地主);邀请他跳舞的姑娘是一个邻居。她和他跳一圈,是为了讨好他。”一切又恢复正常。他们一直呆到午夜,在舞会的灯光和喧闹中,几乎不言不语,注视着那些可望而不可即的姑娘。然后,他们来到小旅馆的餐厅,面对面地喝酒。他们高哼古老的贝亚恩^①小调,声嘶力竭地发出不协调的歌声,在旁边,乐队演奏着扭摆舞曲与恰

① 贝亚恩是法国西南部的旧省名,其中的一部分和中心部分为今天的大西洋岸比利牛斯省(之前叫做下比利牛斯省),首府是波城。——译者

恰恰舞曲。然后，在深夜时分，他们三三两两地逐渐离去，返回其偏僻的农庄。

——皮埃尔·布迪厄^①

^① 参见《被禁止的再生产——经济领域的象征意义》，见于《农村研究》，133—134，1989年1—6月，第9页。

引 论

我在这里把它们汇集在一起的文章,是重新整理后关于同一个问题的三篇文章,但理论分量逐次加强,因为普遍性越来越高,但却越来越接近经验^①。因此,这些文章可能使那些想研究这个问题的逻辑发展的人感兴趣,并使他们深信,理论分析越深入,就越接近观察资料,我始终为此感到鼓舞。事实上,我认为,在社会科学方面,启发式的研究途径始终具有某种入门的性质。也许,在这种研究的历史中,发现一种精神的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并非完全荒谬,也并非完全不合时宜,这种研究的对象是关于两性关系的苦痛和悲剧——这差不多就是在 gender studies(性别研究)出现之前,我对发表在《现代》杂志上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所给出的标题——它是一种真正转向的原因或

^① 皮埃尔·布迪厄,《单身和农民状况》,见于《农村研究》,5—6,1962年4—9月,第32—135页;《生育策略体系中的婚姻策略》,见于《年鉴》,4—5,1972年7—10月,第1105—1127页;《被禁止的再生产——经济领域的象征意义》,见前,第15—36页。

作用因子。也许,“转向”一词尚不足以表示精神和感情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把我从感情生活(也许同样源于需要巧妙地加以拒绝的生活的情感 and 苦恼)的现象学引向关于社会和实践世界的一种更显得落后、更重视实际的观点,这得益于一种旨在从 Erlebnis(经历)到 Erfahrung(经验)的转变的真正实验装置。这种精神的转变充满了社会意义,因为它是通过从哲学到民族学或到社会学的转变,以及在社会学内,到在学科的社会等级中处于最低层次的农村社会学的转变实现的,因为教育界中的这种消极转变所包含的选择性放弃相当于重新回到故乡世界的梦想。

第一篇文章写于1960年代初,当时,欧洲社会的民族学几乎不存在,农村社会学对“田野”敬而远之。伊萨克·奇瓦在《农村研究》中的一篇文章(今天,人们会把一期杂志的近一半篇幅留给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研究者吗?)受到热烈欢迎,而我则致力于解决以十分注重长子权而著称的社会中,单身长子的这个社会谜团。我仍然十分接近于一种天真的观点,于是,我打算摆脱这样的观点,我致力于对一个社会世界作一种全面的、有点过分的描述,我认识这个世界,但我没有把这个世界当作所有家庭世界的现实来认识它。唯科学主义的狂热无所不在,人们热衷于把马塞尔·马杰在《直接考察文化行为的实践指南》中的谆谆教导付诸具体化,并且乐此不疲,因为它是对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框架所拥有的诱惑力的有效解毒药(几乎在同时,我撰写了一篇关于卡比利亚家族的文章,这篇文章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最明显的标志是观察者采取的态度所包含的观点转变,

11 我集中使用照片、图例、图表和统计表:一切都发生在那里,例如,我在

它前面走过无数次的雕刻大门或乡镇节日的娱乐活动,汽车的车龄和牌子,呈金字塔的各个年龄段的人,我向读者摆出一个熟悉家族的匿名图谱,我的整个童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关于人口的比较重要的两列或三列对查表数量很多,统计工作十分繁重,没有计算器或计算机的帮助,我当时进行的深度观察包括许多访谈,近似于一种入门性质的苦行。

通过完全的投入,与人物和事物的和谐得以建立,而在这之前,进入另一种生活曾使我不知不觉地远离这种和谐,但民族学的态度理所当然地要求人们尊重这种和谐。回到出生地,意味着重返压抑本能的人,尽管以节制的方式。从那时以来,文本几乎原封不动。如果对最初观点和成熟观点之间的差异作出的一些最后的、含糊的和论述性的评语能使人隐隐约约看到作为整个研究起因的反省意向(在我看来,问题在于“颠倒《忧郁的热带》”^①),那么也许除了舞会的描写所包含的温情,无任何东西能使人想起在我进行调查时的情感气氛。例如,我回想起调查开始时的情景,关于(我的)班级的照片,在附近城里工作的小职员和我的同窗的评论十分冷酷,认为照片上大约近一半人是“找不到老婆的人”;我想起往往很令人苦恼的访谈,在我与我父辈年龄的单身老人的访谈时,我的父亲经常陪伴着我,他的在场和谨慎参与有助于我增强信任和信心;我想起学校的一个老同学,因为他的女性般的敏感和细腻,我很喜欢他,他与他的母亲隐居在一所十分整洁的住宅里,在牲畜棚的门上,他刻上小牦牛的出生日期和名字。也许,

12

① 《忧郁的热带》(1955年)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知识性自传著作。——译者

我的话语的客观主义谨慎部分是因为我体验到某种背叛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到目前为止一直不想重新出版这些文章,而在发行量很小的学术杂志上发表文章能提防怀有恶意的或窥淫癖式的阅读。

我不必对还没有定论的后来文章发表意见。也许是因为它们所表明的进步处在被理解为客观化主题的科学客观化的反省的范围内,因为导致进步的理论观点转变的意识在这些文章中相当清楚地表达出来了。第二篇文章发表在一份历史杂志《年鉴》上,它相当清楚地标志着与结构主义范型的决裂,通过从规则到策略、从结构到习性、从制度到社会化因素的转变,这种决裂本身寓于或联系于导致转变的社会关系结构,就像是为了更好地表明与结构主义的同时性的距离;它是在第一篇文章的关于历史的冗长后记——与玛丽·克莱尔·布迪厄合作撰写——中酝酿形成的,它完全能有助于正确地、即历史性地理解一个崩溃的世界。最后一篇文章考察最一般的模型,它也能使人最直接地理解在最初场景中呈现的东西和隐蔽的东西:我所观察到的和描述的小舞会,因为必然要无情地使用“找不到老婆的人”的说法,它使我预感到要与一种十分有意义的社会事实打交道,它是象征财产市场的一种具体而明显的实现,在全国范围内(正如在今天,由于同样的结果,在世界范围内),这个市场是统一的,它使依赖于由家庭控制的受保护的婚姻交换市场的那些人突然地和剧烈地降低身价。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东西一上来就呈现在最初的描述中,但其呈现的方式如同哲学家所说的,真理仅仅是在藏匿的时候被揭示出来的。

如果人们完全跳过第一篇文章的附录,那么将会错过许多东西,附录是由我和克劳德·塞贝尔合作完成的,并得益于全国统计及经济

研究院(INSEE)的资源:他对曲线和数字感到不满,向所有的布列塔尼省份建议对在贝亚恩市镇范围内得到的结果进行核对(在我一定请教过的一位巴黎大学教师的纯属例行公事和看起来严厉的要求下,已经在区级范围内得到核对)和纯粹经验主义的概括。也许,理论性和经验性调查的努力无疑可能会停留于一般的满意度上:在去日本旅行之前的阅读准备中,我难道没有发现日本农民所经历的单身与贝亚恩农民的单身十分相似吗?事实上,只有象征交换的一般模型的建立(在诸如男性统治、家庭经济或国家魔法的不同领域中,我能多次认识到这个模型的可靠性)才能解释在实践中观察到的规律,解释那些经历实践和感受实践的人所具有的局部且被歪曲的体验。

在我看来,在此汇集的三篇文章所表明的阶段历程能对社会科学研究的特殊逻辑作出一个相当准确的描述。事实上,我认为,多年的研究经验始终有效的,只有对最微不足道的资料的重视才能建立经验上有有效的和能被形式化的模型,而其他的社会科学,尽管也讨论市场,但以可能构成科学方法的抽象的正当性的名义,认为有充分理由忽视这些最微不足道的资料,这种认识可能扎根在一种习性的各种特点中。这尤其是因为当问题涉及人文事物的时候,客体认识中的进步与认识主体的认识中的进步是不可分割的,不管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不管人们知道还是不知道,在认识主体的认识中的进步需要通过一系列默默无闻的工作,只有这样,有认识能力的主体才能摆脱其未曾想到的过去,投入到内在于可认识的客体的逻辑中。之所以撰写第三篇文章的社会学家与撰写第一篇文章的社会学家没有很大的共同之处,也许主要是因为他是通过一种研究工作实现他自己的,这种研究工作

14

能使他在精神和感情上重新分享他自己的也许最晦涩和最原始的部分。同样也是因为得益于既往事件的客观化的这种工作,他能把他至少在间接地以研究主题为对象的研究中获得的无法替换的资源重新投入到他所研究的最初对象的回顾中,以及重新投入到对纷乱的过去的最初好感所引发的后来全部工作中。

巴黎,2001年7月

目 录

题 铭	1
引 论	1
第一部分:单身和农民状况	1
1. 昔日社会的婚姻交换制度	5
2. 内在矛盾和社会反常	38
3. 市镇和乡村之间的对立	66
4. 农民及其身体	87
结 论	103
附录 1	
参考书目注释	106
附录 2	
1836 年和 1954 年之间的人口变化	122
附录 3	
一个市镇居民和一个农民之间的对话	125

附录4

一个市镇居民和一个单身者之间的另一

场对话 130

附录5

小户人家的一个幼子的典型经历 132

小户人家的另一个幼子 133

附录6

母亲的严威与单身 135

附录7

一个概述:布列塔尼16个农村区中的单

身状况 139

第二部分:生育策略体系中的婚姻

策略 149

参考书目注释 180

第三部分:被禁止的再生产——经

济领域的象征意义 185

1. 补遗和修正 189

2. “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 194

3. 婚姻市场的统一 201

4. “健全者的意见” 212